

張銘清 著



海峡潮

HAI XIA CHAO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海 峡 潮

张铭清 著

海峡文艺出版社

(闽)新登字05号

海 峡 潮

张铭清 著

*

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福州得贵巷27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

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8.5 印张2 插页177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

199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

ISBN 7—80534—636—4

I· 530 定价: 5.90元

目 录

小平同志在第二个植树节.....	(1)
中华之光.....	(6)
无声世界里的爆炸.....	(22)
青山作证.....	(38)
侨根.....	(62)
故乡水.....	(77)
深夜, 儿子从台湾归来.....	(83)
寄自台湾海峡的报告.....	(90)
从店员到演员.....	(97)
牛犇印象.....	(102)
牛鬼蛇神四部曲.....	(107)
指纹春秋.....	(124)
老师, 您好.....	(133)
知心 送暖 铺路.....	(138)
渔村行.....	(143)
林海飞舟.....	(148)
蝶岛探沙.....	(152)
沙溪口, 树起了一座丰碑.....	(156)

春风化雨.....	(177)
古陶之乡漫步.....	(187)
风球.....	(191)
“厦门王子”与“少爷集团”的覆灭.....	(197)
“元帅孙女”现形记.....	(205)
窃密者.....	(218)
一个女才子的昨天.....	(251)
遗言，令人深思.....	(257)
后记.....	(266)

小平同志在第二个植树节

春到十三陵。

北京3月，虽说还是春寒料峭，可春意已从漫山遍野的草木上透出来了。你看那苍松翠柏已泛新绿，刺梅丁香已绽骨朵，火炬樱花已有花苞……

十三陵水库大坝东侧的蟒山南坡，是中央直属机关的造林基地。自从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开展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决议后，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来这里履行一个公民的义务。在他们的关心和带动下，中直机关在这里建立了造林站，中直机关干部们组织了50多批专业队，300多人上山种树。如今，昔日的荒山秃岭已经披上了绿装。60多万株树木沐浴着春风茁壮成长，在艳阳爱抚下郁郁葱葱，生机勃勃。

1983年3月12日，第二个植树节。几辆红旗轿车、乳白色面包车驶出中南海，北走德胜门，直奔昌平区而来。

车过昌平县城，向东北方向一拐，沙沙地驶过十三陵水库大坝，在蟒山脚下停稳。

第一辆红旗轿车门开处，走下一身戎装的军人。他是中国军事科学院政委宋时轮将军。

第二辆红旗轿车走下来的是四位工作人员。

第三辆红旗轿车越过停下的前两辆车，在山脚下土石路口边缓缓地停稳。车后门打开，一个人们熟悉的身影侧身跨下汽车。

“小平同志！是小平同志来了！”在植树劳动中的中直机关100多名新长征突击手、优秀团干部和共青团员们不约而同地抬起头来，目光集中在小平同志身上。

小平同志穿一身深灰色的半旧涤卡中山装，袖口领口处已洗得现出白色。寒风中，他没穿棉衣，没戴帽子，显得精神抖擞。那红润的脸色，慈祥的微笑，微微眯起的双眼，有力稳健的步子，给人以相当健康的印象，完全不像个年已80高龄的老人。

这是小平同志在这一年中第二次种树了。

一个月前，小平同志和王震同志视察厦门经济特区。江南春早。2月的厦门已是万木葱茏，百花竞放。小平同志兴致勃勃地视察了湖里加工区、鼓浪屿之后，于2月9日挥笔写下了“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”的题词，给厦门特区、福建人民以巨大鼓舞。2月10日，在离开厦门的前一天，他主动提出要在厦门种树。

2月11日，天公不作美，正值春雨绵绵。上午8时，福建省、厦门市的领导同志对小平同志说：雨下得比较大，种树活动是不是免了吧？小平同志不同意。他说，定下来的事就要说到做到，下点雨怕什么。他离开厦门宾馆，冒雨来到万石岩植树园。在濛濛细雨中，挥锹培土，种下了几棵樟树。

因为赶9点钟的火车，小平同志种完树，来不及擦洗就赶往厦门火车站。上火车时，他的鞋上还沾着黄泥巴。时隔一个月，他那双沾过厦门泥巴的鞋子又踏上了十三陵的土地。

在通往植树地点的小路上，小平同志边走边谈。他环顾着库区周围的山头，指点着对面的山坡，对北京市和昌平县的负责同志说：“把这一片都种上树，这个风景区就非常漂亮了。”

坐落在昌平区天寿山南麓的十三陵，是明代自成祖至思宗十三个皇帝的陵墓。已发掘的定陵地下宫殿和长陵的地上建筑，成为北京著名的旅游胜地。50年代，北京人民在这里建筑了十三陵水库，给这一著名的风景区缀上了一颗明珠，使十三陵风景区又增加了一个风景点。

此后，北京人民在十三陵开展了种树活动，为绿化库区作出了贡献。可惜，60年代初开展的种树活动在十年动乱中停止了，已经种下去的树也遭到破坏。库区的绿化工作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。现在，小平同志又提出了这个殷切希望，无疑对加快库区绿化是一个鞭策。

说话间，小平同志来到路边的一个树坑边。旁边的同志把一棵一人多高的白皮松树抬进树坑，扶正以后，小平同志便弓腰铲土铲粪。树坑有一米见方，因早已挖好，堆在坑边的土、粪都很干燥。周围几个人一起铲土铲粪时，顿时尘土飞扬。小平同志的衣服、鞋子上都落了一层黄土。同志们见小平同志臂不停挥，埋头铲土，便劝他稍微休息一会。可他并没有休息，仍然不停地挥锹铲土，干得十分起劲。

不一会儿，一棵白皮松就栽好了。小平同志拎着锹铁又来到七八米远的另一个树坑。坑边放着一棵油松树。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同志走过来，和小平同志一起栽油松。他们铲土填坑，把树苗固定之后，小平同志直起身来，和北京市、昌平县的同志交谈。他询问了从延庆向十三陵水库引水和去年在这里植树成活的情况。陈希同同志向他汇报，从延庆白河引水到十三陵水库要凿一条穿山隧道，计划两年就可引过水来，十三陵水库枯水期干涸的情况就可改观。小平同志赞许地说：“好嘛。”

小平同志抬起头看看天，问陈希同：“今年北京的气候怎么样？”陈希同回答：“可能比去年好一点。但上半年还和去年一样，还是旱，雨雪都下到外地去了。”小平同志风趣地说：“看来，老天爷不帮你们的忙。”他顿了一下，嘴角漾开笑纹，伸出右手用力一挥，说：“天不帮忙，靠自己！”

小平同志对北京市和昌平县的同志说：“全国种树，主要是提高质量，提高成活率，栽得多，活的也要多！”

昌平县的同志告诉小平同志，今天种的树苗中，有日本朋友送给我国的樱花树。小平同志问：“在哪里？”身边的同志拿来一棵樱花树苗，放在附近一个树坑里，小平同志健步走过去，挥锹铲土，很快就把樱花树栽好了。他问：是不是要浇水？造林站的同志说，是要浇水。他接过一个大水桶，在附近的橡皮水管里接满了一桶水，缓缓地注入树坑。他一连种了五棵树，仍然兴致勃勃，毫无倦意。见他不停地铲土提水，身边的同志怕他累着，一再劝他歇一会儿。可他

谢绝了大家的好意，直到把种树任务完成了才歇手。

小平同志要上车了，种树的青年人一下子拥过来，争着和小平同志握手。小平同志慈祥地微笑着，他那一双宽厚温暖的大手，握着一双又一双青年的手，直到坐进车子，小平同志还从车窗里伸出手来，挥动着，向青年们告别。

汽车，缓缓地开动了。人们挥动着手，目送着小平同志的红旗轿车驶上十三陵水库大坝，向北京飞驰。大家兴奋地谈论着，为小平同志的健康而高兴。直到汽车拐进了县城，人们的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……

中华之光

1982年9月，党的十二大代表、福建省光学仪器研究所工程师赖爱光，又一次来到祖国的首都——北京。

这是第几次踏上这块使自己终生思念不已的土地，他已经记不清了。但仍像头一次那样，他住下来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直奔天安门广场。哦，那面使自己热血沸腾的火一样的五星红旗，正在两名战士的护卫下冉冉升起。晨曦中，红旗红光四溢，映红了他激动的脸庞。金碧辉煌的天安门城楼弥漫着一片清宁的黎明之光；左侧那庄严神圣的人民大会堂在朝霞中流光溢彩……站在天安门广场，赖爱光觉得自己沐浴在肃穆的中华之光中。

是的，无论是在异国，还是在祖邦，正是这片光芒照耀着他，召唤着他，使他产生一股不可遏止的力量。此刻，他陶醉在无比的幸福之中，不知不觉两行热泪流过了脸颊。泪水冲开了记忆的闸门，22年前扑进祖国温暖的怀抱，第一次看到五星红旗的情景浮现在眼前，仿佛此时眼眶里充溢的，仍是当年珍藏至今的泪水……

归 来

1960年，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。

一小撮反动分子的排华丑剧愈演愈烈。从深夜打家劫舍，到白天纵火抢掠；从边远小镇骚扰，到城市打砸抄抓，直闹得人心惶惶，一片恐怖。无数正直的印尼居民怀着愧疚、痛苦的心情，拉着华人朋友的手，偷偷地一洒同情之泪。

正在雅加达读高中的赖爱光，不忍目睹这种种惨象，愤然辍学回到家中。不料，勿里洞岛也处在一片惊慌和混乱之中。

赖爱光家在这里算是世居。祖父从广东惠阳来到这个盛产锡矿的荒岛，与他的伙伴把青春和生命献给了这个异邦锡矿的开发事业。炎黄子孙和印尼兄弟一道赶走了荷兰殖民者，一起为印尼的独立欢呼，为自己的新生干杯。如今，祖父和许多来自祖国的开发者将尸骨埋在了这个逐渐繁荣的小岛，而他们的后辈，却横遭残酷的迫害。历史，是多么地不公正啊！

一批又一批受难的侨胞，被驱赶到这座小岛上来了。中文书刊被禁止发行，华人学校已被迫停办。当局只许他们到远处的大森林里搭盖草寮木棚，过着原始人一般的生活。赖爱光的姨父是这里的中华劳动总会主席。作为姨父的秘书，赖爱光和姨父一起帮助安顿这些受难的同胞。在异邦的土地上，自己的同胞遭受如此深重的苦难，使17岁的赖爱光的心

飞越大洋，回到故乡温馨的土地。祖国——这从小就在祖国的摇篮曲和妈妈的故事里听熟了的美好的名字，这从中文书本上早就认识了的可爱的形象——此刻，占据了他的脑海，在他心头变成了一种无比亲切的思念和焦灼的呼唤。祖国，祖国，您听到漂泊异域、受人凌辱的儿女的呼唤了么？

祖国听到了。祖国惦念着自己的儿女。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代表祖国发表了严正声明，并决定派船把全部难侨接回祖国。

印尼官员拿出一张表，冷笑着，在赖爱光面前抖动。赖爱光瞟了他一眼，一把夺过来，迅速地填好了。“呸，你要是永远不想回来，就在这儿按上10个指头的指印。”那个官员用挑战的目光打量着他。他没有片刻犹豫，伸出双手在表上结结实实地印上了自己的10个指印。10个鲜红的指印，像10团熊熊的火焰喷射而出。赖爱光昂首阔步，跨上了祖国派来的“美上美”号。

“美上美”号在南中国海上航行了7天7夜，于11月11日深夜抵靠汕头港。

深夜的码头灯光辉煌，如同白昼。欢腾的锣鼓，飘扬的彩旗，如潮的人群，令人目不暇接。赖爱光第一眼就望见了码头上空那面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，她在蓝色聚光灯光的辉映下，闪着火红的光芒。赖爱光心头翻起一股热浪，鼻子一酸，泪珠扑簌簌地滚了下来。记住！1960年11月11日，在自己的国土上看到了第一面五星红旗。从今以后，就要在她的光辉照耀下生活、学习和工作了。赖爱光握紧了拳头，暗暗立下了誓言：决不辜负这面红旗！一定要用自己的一腔热血为她增光！用无愧于祖国关怀的努力载誉进京，到这面红旗

最初升起的地方，向她倾吐一个海外赤子的深情……

力 量

回国后，赖爱光被送到风景如画的厦门集美，在华侨补习学校学习半年后，和他孪生弟弟赖爱宝一起考进了福建师范学院物理系。

党对这对孪生兄弟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。学校不仅不要他们交一分钱学费，也不要他们交伙食费，每月还发助学金呐！赖爱光写信把这没想到的事告诉了爸爸妈妈。二老回信说，没听说天下有这样的好事。他们嘱咐赖爱光，千万莫辜负了祖国的期望，学成后为祖国效力，报答祖国的恩德。

1965年，赖爱光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党对这个担任过系学生会主席的高才生十分器重，把他留在学校工作。不久，又让他去筹建校办光学仪器厂，并送他到上海去培训。

半年以后，当赖爱光带着他献身光学事业的第一个成果——高洁度双管显微镜头，和几位上海老师傅一道返回福州的时候，一切已经陷入混乱之中了。

光学仪器厂所在的大楼，是两派争夺的中间地带。子弹常呼啸着穿楼而过。工厂早已停产，人们“革命”的“革命”，回家的回家。唯独他无家可归，又因海外关系不许“革命”，只好一个人守在厂里。为了躲避随时可能致命的子弹，他在实验室拉上厚厚的窗帘，在实验桌底下搭个地铺，躲在蚊帐里，伴着一盏微弱的灯光，没日没夜地啃书本。他虽然是学物理的，但光学只占全部物理课程的极小部

分，一部部光学论著对他还是十分陌生的。书山有路勤为径。遨游在五光十色的光学世界，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处境，也听不见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的喧嚣和刺耳的流弹呼啸了。后来他发觉，在这国家和民族蒙受灾难的年月里，他读过的书竟不下于一个大学时代。深夜，他咀嚼着那光学设计算式，一种莫名的惆怅袭上心头：什么时候能把学到的这一切贡献给祖国呢？唉！

“笃、笃笃”，有人敲门。这么晚了，谁还来敲门呢？赖爱光侧耳倾听。“谁？”“是我，老王。”“王厂长？”“嗯。”他一跃而起，用颤抖的手拉开门闩。王厂长闪身进屋，随后把门关上。“小赖，你不能住在这里，这是在人家的枪口下，太危险。我和几位老师傅商量了一下，明天你搬到陈师傅家住。”“那可不行，我在这儿满好。”他知道陈师傅一家5口人挤在两间小屋子里，自己去会给他家带来诸多不便。“听话，你父母不在身边，我们要对你的安全负责！”王厂长说完这句话，把一个书包交给他，一闪身，贴着墙边匆匆离去。赖爱光打开书包一看，里面装的竟是他爱吃的点心。他捧着书包，嘴唇剧烈地颤抖，热泪夺眶而出……

两天后，陈师傅又来催他搬家。这次他说服了师傅，这些车床、模具、贵重仪器得有人守着，要是叫人偷去，或是外人住进来，就完了。这些财富散失了，咱们厂不就得关门吗？陈师傅点了点头，回家搬来个铺盖卷，也住到实验室来了。

1970年，校办光仪厂和福州照相机厂合并为福建光学仪器厂，划归国防工办管辖。生产开始走上正轨，他那在实验

室里啃的书本开始派上用场了。他仿制和改制成功了一些简单的工业和国防用的光学仪器镜头，同时开始探索研制集成电路急需的精缩制版镜头。

这时，四机部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光学仪器设计技术座谈会，赖爱光应邀参加。

火车是在晚间抵达北京的。他走出车站，没有去会场报到，却径直来到天安门。深秋的北京，凉风阵阵，但他一点儿也不觉得冷，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，离天安门越近，激动得越厉害，乃至浑身的肌肉在微微发抖。在竖着玉兰灯柱的天安门广场，他从前门走到天安门，从人民大会堂走到历史博物馆，直至夜阑人静……

不知是座谈会的主持者有意安排，还是巧合，座谈会和引进镜头制造设备的谈判会只一墙之隔，同时进行。

座谈会上，国外一家光学公司的设计部副部长以不屑的目光扫过与会者，然后指着一个罩在玻璃罩里的镜头，用极神秘的口气炫耀着：“这是超高分辨镜头，它能清楚地拍摄出一根头发丝的 $1/50$ 的细线，是发展集成电路所必须的制版关键设备。”他大谈其优点，却绝口不谈镜头的设计技术和制造工艺。赖爱光禁不住站了起来。他想走近点看看这个被吹得神乎其神的镜头究竟是个什么样子。没等他迈出第二步，那位副部长却向他摆了摆手：“先生，请您不要靠近它，您走路引起的震动将会影响这娇贵镜头的准确性。”他以嘲弄的表情看着赖爱光。赖爱光双颊绯红，如同被人左右开弓地打了两巴掌。他愤然回到自己的座位。一种耻辱和愤慨交织在一起的情感使他闭上了眼睛。只是出于礼貌，赖爱光才没

有中途退场。但是，外国人那嘲弄的表情却深深地印进了他的脑海。

隔壁，关于引进生产这种镜头设备的谈判正在艰难地进行。外方代表侃侃而谈。可一谈到引进设备时，却死死地咬定每个镜头非要12000元不可。

我方代表明知外方要挟，却不能使谈判破裂。因为发展电子工业、巨型和微型电子计算机和一些尖端科研项目都需要它，而我们一时还拿不出来。经过半个月的马拉松式谈判，对方寸步不让。正当我们忍痛接受他们的高价的时候，对方又节外生枝，提出了一个附加条件：每购买一个镜头，必须卖给他们10吨崂山矿泉水或1万米卡其布。

我方代表愤然拒绝了对方的无理要求，谈判破裂。问题从谈判桌转到了座谈会。人们义愤填膺，可要摆脱别人卡脖子的手光凭感情无济于事，得自己啃下这块硬骨头，那就非有铁嘴钢牙不成。

赖爱光没有表态。此刻，印在脑海里的那个嘲弄的脸孔，电子行业同志们焦灼的目光，10年前在汕头看见的那面红旗，周总理那庄严的声明，自己立下的誓言，像电影的叠镜头在脑海里反复呈现。谈判桌上插着的两国国旗默然相对，他的目光凝视着祖国的五星红旗，一动也不动。一个念头蓦地袭上心头：就是这面庄严的国旗把自己召唤回来的，决不能让这面神圣的红旗蒙受屈辱！想到这儿，他腾地站了起来：“这项任务，我领下来！”同志们的目光投向他，心里充满敬佩。四机部设备处长盯着他，心里暗暗叫好。他打量着这个瘦削的年轻人：喏，27岁，大学刚毕业5年，名叫赖